

爾

雅

翼

三



翼 雅 爾
(三)

撰 願 羅
釋 祖 焱 洪

朝京師焉。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寇鳧。鳧頭中猶有石也。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鷖鷖。說苑：魏文侯嗜晨鳧。常以晨飛也。南越志有松鳧。栖息松間。周書王會：鳧羽爲旌。漢飲飛在上林苑中。結璫繳弋鳧鴈歲萬頭。

【鷖】

鷖鷖也。一名水鵲。海物異名記曰：鷖之別類。羣鳴喈喈。隨潮往來。謂之信鳧。南越志曰：在潮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爲候。鳧鷖之詩稱神祇祖考安樂之引。鳧與鷖蓋水鳥。滅沒浩蕩。似不可羈。而又善別風雲。不安飛集。然誠得其道。有可馴之理。蓋鳧水鳥之謹。愿者而鷖又可狎。海上之人有好鷖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鷖鳥游。鷖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使取而玩之。明日之海上。鷖鳥舞而不下。誠僞之不可掩也。如此。程氏曰：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鷖爾。詩以鳧鷖之訓爲神祇祖考安樂之驗。夫鳧鷖鳥爾。何足以知神之安樂者。蓋古者祭義通於物理。故自樂之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至六變各有所致。羽物既與川澤之示相應。則所以美神祇祖考之安樂者。比之鳧鷖亦其理宜也。其稱在涇以下。亦有次序。蓋涇大川。沙少水。說文曰：沙。水少而沙見。渚。小洲。其外有水而已。渚。水之高者。渚者。山絕水。水鳥戲廣浮深者也。今自涇而沙。自沙而渚。渚而渚。渚而渚。流益狹。勢益高。而鳧鷖在焉。此以見其安而樂之也。周禮：王后五輅。安車用鷖總。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以繒爲之。鷖者。其色青黑如鷖。而謂之安車。則亦若詩之鳧鷖安樂之義爾。然鷖亦有白。

【驚】

名章渠

【鵝】

鵝與雞鶩皆家禽。然二物爲摯。而鵝獨否者。古人以爲鵝性頑而傲。蓋迫之而愈前。抑之而愈中。似不入於禮。亦其體大難用也。鵝鳴自呼。陳仲子言鵝鶩者。語之轉耳。吐乳於水中。然其子飲者終不雜。小而淺黃色者尤可喜。性絕警。每更必鳴。可以警盜。故禽經亦曰。鵝見異類。差翅鳴也。又養之園林。則蛇皆遠去。亦主溪毒射工之類。舊說唯食穀稗草菜。不食生蟲。或言蒼鵝食之。白者不食。故主毒以蒼者爲良。主渴以白者爲勝。夫羽毛異於外。而食性隨以不同。此苻朗所以食肉而能知阜白之處也。古唯祈雨用之。它祭亦希。一名舒鴈。某氏以爲在野。舒翼飛遠者。按鵝名舒鴈。鶩名舒鳧。乃是比之鳧。鴈而舒遲。豈當更能舒張其翼耶。鵝既兼有鴈名。而方言自關以東。謂鴈爲鶩。鵝。南楚之外。直謂之鵝。是鴈又假鵝以爲名矣。內則言物之不可食者。舒鴈翠。鵝鵝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鵝與鹿胃。翠。謂尾肉。胖。謂脇側薄肉。與脾。胾。謂藏之深奧處。而鵝鶩所去皆翠。則同。禽經曰。卻近翠者能步。卻近青者能擲。卻脚也。鵝鶩脚皆近翠。故相人者以鵝鶩之步宜貴也。豈之南多熟鵝毛爲被。取項腹軟毛。蒸治之如稻畦。納之。其溫軟不下綿纈。且宜小兒衣中云。野鵝曰駕鵝。

【鴈】

鴻鴈乃一物爾。初無其別。前章已盡之。至詩注乃云。大曰鴻。小曰鴈。鴈曷爲有小者。按淮南鴻烈云。鴈乃兩來。仲秋鴻鴈來。季秋候鴈來。候鴈比於鴻鴈而小。故說詩者推鴻鴈爲鴻。而別以此爲鴈也。今北方有

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蓋白露降五日而鴻鴈來。寒露五日而候鴈來。候鴈之來。在霜降前十日。所以謂之霜信也。唐杜甫詩曰。故國霜前白鴈來。蓋謂此爾。古者執贄雖用鴻鴈。然當亦通用此小者。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鄴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鴈於上林。以爲贄。卽此物也。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鴈候鴈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旣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爾。許叔重注二鴈。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而賓字讀聯下句。謂之賓雀。不取來賓之義。今淮南乃並作候鴈。此當有所據。

【鵠】

鵠。水鳥。色深黑。鉤喙。善沒水中逐魚。亦名盧鵠。蒼頡篇曰。似鵠而黑。盧與鵠皆黑色。故名。說文曰。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亦曰。何故使吾水茲也。老則頭翼漸白。或曰。白黑自是兩種。又有一種頭如蛇。其頸頗長。冬月毛羽落盡。棲溪岸水上。卒遇人。不能去。則自擲入水。汨沒如常時。性不卵生。吐雛至八九月。與兔相似。隋書。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鑊挂鵠鵠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今蜀中尤多。臨水居者。多畜養之。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其大魚不可得下。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者喙而使歸。比之放鷹鷂。無馳走之勞。而利有差厚。漁者養數十頭。日得魚可數十斤。然魚出咽皆饅。

涎不美。出水之後，好自張其翅，就石上暴之。或云：峽人謂爲鬼鳥，然峽人乃事鳥爲鬼，非此物也。上林賦：鵠斑鳩盧，鵠斑似魚虎而蒼黑色。鵠，鵠頭鳥，盧，盧頭也。南都賦：鵠鵠鵠鵠。

【鵠】

鵠，水鳥。今之鵠，形似鵝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水盡，魚見，乃共食之。故一名鵠鵠，鵠鵠猶洿澤也。洿，抒水也。又，辱斗亦抒水器也。鵠洿辱三字同音，其義一也。淮南曰：鵠胡飲水數斗而不足，俗呼之爲洿河，或言其胡能盛水以養魚，或曰：身是水沫，惟臆有肉如拳。昔人竊肉入河化爲之，故名洿河。禽經曰：洿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鵠鵠。曹詩曰：維鵠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鵠之於魚，勒矣。出入泥塗，翕受渾濁，相與竭澤而後有得。今乃集於梁之上，因人以飽，曾味翼之不濡，可謂幸矣。猶之彼其之子焉，必有賢勞奔走之効，而後宜其服，今何戈與祿，他人爲之，而赤芾至於三百，此所以爲譏也。魏黃初中，嘗有鵠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汗澤者也。曹詩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詩既以爲貪而無功之物，故後人祖而用之。王逸九思云：鵠竄兮枳棘，鵠集兮帷幄。在梁集池，猶不可，况帷幄耶？晁以道云：黃河多洿河之屬，曰漫畫者，常以芻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

【鵠】

鷺，禿鷺也。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陽鄱陽皆有之。詩：白華曰：有鷺在梁。有鶴在林。鷺貪戀之鳥也。故進造于梁。鶴，高潔之鳥也。故退棲于林。以喻褒姒申后之進退云爾。北史：後魏明帝時，考獲鷺鳥於宮內，遂養之。崔光以爲此詩所謂有鷺在梁者。魏黃初中，鵠鴈集而去，猶以爲戒。况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之養，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鷺尤好啗蛇，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鬪，一名扶老。

【鶴】

鶴，鵠也。關西呼爲鵠鹿。山東通謂之鶴。鄙俗名爲錯落。錯落者，亦言鶴聲之急耳。又謂之鵠，鵠，鹿鵠，皆象其鳴聲也。子虛賦以弋下雙鶴爲游獵之盛，而楚辭以煎鴻鶴爲異味。解楚辭者曰：鶴，鶴也。然則鶴蓋鶴之類，豈以其色蒼，遂謂之鶴耶？淮南云：鳳皇曾逝萬里之上，鴻鶴蒼鶴，莫不憚焉。則蒼鶴之爲鶴必矣。元鶴長足羣飛，天之將霜，先知之而鳴，不過旬日而下霜矣。物類相感志然則鶴之警霜，猶鶴之警露也。裴瑜注爾雅：言鶴，麋鶴是九頭鳥。今謂之鬼車鳥。秦中天陰，有時作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說者曰：此鳥昔有十頭，能收人魂氣，爲天狗齧去其一，至今滴血不止，遇其夜過，或滴汗物上者，以爲不祥。人家皆滅燭呼犬以去之。然按夫子與子夏所見，稱奇鶴九首，當是今九頭鳥，但九首者既稱奇鶴，則非常鶴可知也。不當以解麋鶴。劉勰駢元根賦一足之麋，九頭之鶴。

【鷺】

鷺，水鳥，潔白而善爲容，其集必飛舞而下，頭上有長毛數十枚，長尺餘，氍氍然與衆毛異，欲取魚，則頰之。

其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人取以爲接籬。名白鷺縷。亦曰白鷺義。或以紅鶴毛間之。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說者以爲客有鷺之容耳。隋樂志云。建鼓。商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鶴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白鷺。鼓精也。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隋志之說云爾。考按梓人之職。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蓋振古如此。則所謂建鼓之鷺。安知非商世所有。陳風亦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直鷺翹。翹或爲轟。羽與翹皆筍虞之所懸。則鼓上之有鷺舊矣。說詩者乃以鷺羽爲舞者之翳。而訓值爲持。不知值者。蓋亦植立之義。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西雝爲澤。按西雝當是置禮樂器之所。蓋大雅言於論鼓鐘。必於辟雍之地。以在西。故曰西雝。而春秋傳則云。西辟樂備。是辟雍西雝西辟。皆樂器之所在也。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書亦云。大貝鼗鼓在西房。則西雝振鷺之飛。爲鼓上之鷺明矣。鼓常在西。振鷺在鼓之上。有飛之象耳。建鼓以木貫而載之。下有跗。又說者以鷺爲鼓精者。古今樂錄言。吳王夫差時。有雙白鷺飛出鼓中而入雲。故有是名。猶曾稽雷門之鼓。相傳有鶴飛入其中。鼓鳴聞洛陽。後破鼓。鶴遂飛去。亦其類也。後世有鼓吹曲。亦以朱鷺爲首。孔穎達曰。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或言朱鷺是漢曲。說樂府者亦以爲因飾鼓以鷺而爲曲之名。此則非也。飾鼓以鷺而不朱。朱自因瑞耳。禽經曰。朱鷺不攪肉。朱鷺不吞腥。

鷦鷯、水鳥。蓋鷦鷯屬也。歸藏曰：有鷽鷽。鷽有鷽鷽鷽。西京賦亦曰：鳥則鷽鷽鷽鷽鷽。鷽鷽鷽鷽鷽。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鷽門。則鷽鷽之爲鷽類審矣。高誘注淮南云：長脰綠色。其形似鷽鷽。鷽又作霜。禽經曰：鷽好風。鷽好雨。爽好霜。鷽好露。然是鳥也。以季秋就溫。似是避霜。今乃稱好霜者。蓋當霜之候。飛鳴而來。有似好之。如白鷽以霜前至。謂之霜信。鷽鳥好風。名爲晨風也。鷽鷽大體當類鷽。而段成式乃云：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又起上凌青霄。出涼州。則與此水鳥者異。又說文稱五方神鳥。焦明鳳皇之屬。其在西方者曰鷽鷽。禽經述鳳五種。亦稱白鳳。謂之鷽。皆名適同耳。古者良馬多取於飛鳥之名。以況輕迅。故馬有肅爽者。唐成功以獻楚子。唐開元中。獨以驪馬當御名。蓋取此。

【鷽鷽】

歸藏曰：有鷽鷽。鷽有鷽鷽。蓋鷽屬也。雄名爲鷽。雌名爲鷽。雌雄未嘗相捨。飛止相匹。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古者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詩人以此託興。其首章曰：鷽鷽于飛。畢之羅之。二章曰：鷽鷽在梁。戢其左翼。蓋畢羅此鳥。必於其飛之時。至其在梁也。不掩其不備。所謂戢其左翼者。凡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雌視雄以爲進止。今是雄者戢翼而無驚遽之虞。則其配可知矣。此物蓋相須爲命。尤在於交之有道也。崔豹古今注曰：謂之匹鳥。禮記曰：庶人之鷽匹。解者以匹爲鷽。正以鷽鷽水鳥之類多相匹爾。凡鳥多好以頸相勾。如張平子思元賦云：鳴鶴交頸。雖鳩相和。其歸田賦曰：王睢鼓翼。鵲鷽哀鳴。交頸頤頤。

頽關關嚶嚶。又說文：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雉从句聲，是鳴鶴王雉，鷩鷩與雉皆交頸。唯此鳥尤甚，其大如鷲，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與翅皆黑。今婦人閨房中，飾以鷲鷲，黃赤五彩，首有纓者，乃是鷩鷩耳。然鷩鷩亦鷲鷲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鷲鷲，雙雙戲亭幽，謂鷩鷩也。臨海異物志：鷩鷩，水鳥，毛有五色，食短莖，其在溪中無毒氣。說文作溪調。

【屬玉】

屬玉，水鳥，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似鵠。漢以名觀。

【昆雞】

昆雞似鶴。說文作鷩，黃白色，長頸赤喙。九辯曰：鷩雞啁哳而悲鳴。公孫乘月賦：鷩雞舞於蘭渚。謝惠連雪賦：對庭鷩之雙舞。淮南曰：鉗且大丙之御，過歸鴈於碣石，軼鷩雞於姑餘。許叔重謂鷩雞，鳳皇之別名。考穆天子傳：鷩雞飛八百里。郭璞曰：即鷩雞也。

【春令】

春令，水鳥，大如鷩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詩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唐明皇時，有鵠鵠千數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頽，以爲天子友悌之祥。

【音釋】

鳬父俱切。鵠音施爾雅沈鳬也。几几是俞切。鳥短羽而飛。殊市朱切。批本作稅。不成粟也。鵠鵠上步覓切。下大兮切。飲音次文選注。伏飛掌弋射。繳之若切。生絲縷也。鄭元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鷺鳥兮切。亦巨支切。鵠音慘。鵠音門。鵠音駟反。馬銜。緝疾險切。○鷺。啓韻書音茂。又音半。並訓目不明也。按淮南子載武王太公問答大意。謂伐紂之後。務欲息兵。以禮讓移風俗。故有去替載木解鉞帶笏之說。替疑當通作替。音半。胃也。去替載木。乃棄武尙文。與下文義協。而叔重訓替爲被髮。未詳其義。鵠於遇反。伏扶富反。啞啞於加反。啞啞古崔反。鵠音如鵠也。鷺鷺以沼反。蹠補木反。啞啞於低反。跗方于切。嚶嚶於耕反。跗之石切。啞啞音卽。啞音啞。啞啞呼甲切。鷺音崧。鵠屬也。啞啞胡告反。鷺圭覓切。嚶嚶古闌反。鷺五利五栗二反。○鵠。鵠午的反。鵠音歌。鵠音保。與於六反。脾扶移反。臍昌私反。藏去聲。蒲音甫。納當作納。駕音加。○鵠。公孫彊其良反。哀七年。○鵠音慈。泗音囚。浮行水上也。吭音杭。咽也。咽音煙。鵠通作鵠。魚臭。鵠音竊。○鵠音題。抒音序。鵠音澤。鵠滂屏並荒故反。沫音末。何去聲。設東外反。芾音弗。○鷺本作鵠音秋。○鵠音蒼。鵠音括。持耶活反。○鷺。麤麤蘇含切。弭音敎。息也。鵠音崔。喪衣。建鼓上居萬反。一名植鼓。謂植木而旁懸鼓。所以召集號令。振音真。舉也。贏力果反。筍息允反。虞音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植直吏反。又時力反。鷺於計反。鵠音填。大鼓。跗方于反。夫差下楚宜反。○鵠鵠上音肅。下音雙。鵠音保。鵠通作鵠。鵠禽經作兩。按張華注。風禽。鷺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大風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庭也。鵠爽。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鵠鵠飛則隕霜。露禽。

鷄也。露下則鷄鳴。○屬玉。觀去聲。漢書宣帝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西京賦：屬玉之館。鉗旦大丙淮南注：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軼音迭，又音逸。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脊令，上音麟，下音靈。

世之儒者欲神夫麟之形狀情性使千歲必不復得以是爲麟之靈而吾則欲直從古說簡易而言之雖並世而得不足爲異夫並世而得者蓋皆極獸之所在而取之如西狩之云者非麟之貪餒而就死焉則固不害爲麟之善避患而有智也蜀之禮殿門有漢世所圖麟鳳亦只一角獸爾鳥得五角有翼之說乎詩稱麟之角之趾之定蓋麟麋類麋之迹解則麟趾不妄集矣角端有肉則角不妄觸矣其圖有時則定不妄圖矣若羊之屬以定圖者也此以比衰世信厚之公子而已周書王會規規以麟說文麒麟獸也麒麟淮南子曰麒麟闔而日月蝕蓋歲星散爲麟歲失其序則麟闔麟闔則日月蝕矣麒麟善走故良馬因之亦名爲麒麟也郭璞曰麒麟似麟而無角

【狻麐】

狻麐如獼猴食虎豹卽師子也蓋虎竊色謂之獼猴而西域傳注稱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猶畏之象至以鼻卷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師子直搏而殺之宋宗慤伐林邑以其陣中象多乃制師子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潰遂勝之魏武嘗經白狼山得師子兒以歸未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者其聲聞數十里產子月餘則教之搏攫遇其吼時百獸率走其子隨吼裂聲旋加驕勇故西域樂工或得其筋紐以爲琴絃混之樂部適一鼓而衆樂絲絃皆絕又謂之虬說文曰虬師子也

【騶虞】

騶虞，珍獸。出林氏。山海經云：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然則騶吾蓋騶虞也。今詩之騶虞，解者類以爲此獸。歐陽公著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爲獸，司馬相如云：囿騶虞之珍羣。史之說，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爲吾，故九辯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讀者曰：衙，猶吾也。故朔稱所謂騶牙，卽詩之所謂騶虞者爾。豈可謂虞官也哉。然以詩爲直指此獸，又大謬。蓋此物自獸之俊逸者，以其俊逸，故馬之健者比之。予於駒騶章中極其說。又兩京賦曰：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是亦以其似馬而稱之也。淮南子曰：屈商拘文王於羗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於紂。則文王之馬有名騶虞者，可見於此。是馬也，文王必嘗駕習之以從田，其智足以知御者之情，其才能左右赴趣之，使其進退周旋，莫不如欲。故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彼茁者蓬，一發五豮。夫五御以逐禽爲難，今其馬能與人相應，使獲禽之多如此，蓋可歎矣。此所以申言之曰：于嗟乎騶虞也。夫騶虞之馬，工於逐禽如此，而詩言其仁何也。蓋一發而得五，則庶類蕃殖矣。當葭蓬茁茁之時，則蒐田以時矣。有以見文王於平時，不妄殺如此。此其一時之義仁如此。詩則王道成矣，不必指騶虞二字以求其說也。且詩之言仁如騶虞，猶禮記言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皆取其一篇之義，不然則所謂縞衣者，安知賢而好之，後之學者